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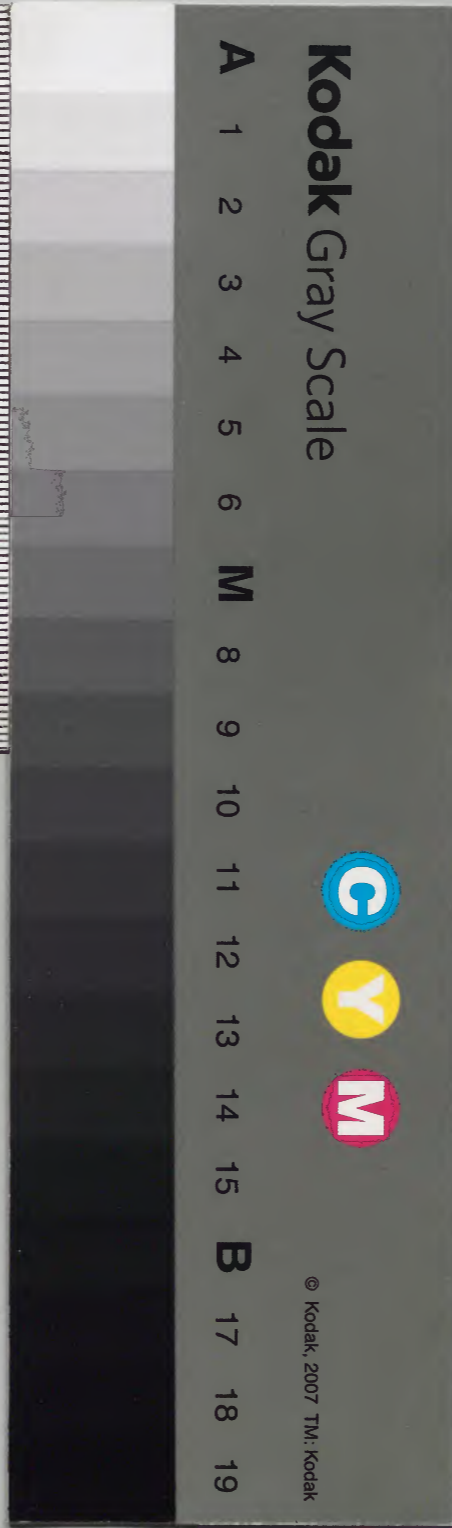
毛詩註疏

漢書門			
八	四	三	號
一	六	四	函
一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八	四	三	冊
一	六	函	架
二	七	六	冊

十六之三三四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43
冊數	160 (31)
函號	276 22



詩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淺草文庫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二聖相承其

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大明八章首

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
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
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
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于維行以上
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毛詩疏

卷第十六之一

及古

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
 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佑命爾變伐大商是
 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
 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
 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洗
 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
 殷與下為總目餘同○二聖至大明○正義曰
 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
 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總及六州武王徧被
 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
 曰大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傳

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著見於天

傳

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

于天下其徵應炤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赫赫呼伯
反恐也應

應對之應炤章遙反本或
作灼哲之設反見賢遍反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

傳

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

也挾達也

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三也

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

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其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

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

疏

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
 德在於下也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
 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
 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
 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
 正適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達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
 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
 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總為明明
 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釋**明明至於
 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
 施德於下能感上天○**釋**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
 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
 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
 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
 明兩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
 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
 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書月以照夜
 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
 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
 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
 ○**釋**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詰文微子之命
 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

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
 妾生啓及紂後立為后生受德然則以為后乃生受
 故為正適也挾者謂匪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浹日
 浹即今之匝義同也○**釋**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
 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
 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
 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
 周德也紂為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使之使也教令不
 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命殷滅故遂滋
 摯愚士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釋**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
 王之子女文王之父也**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
 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

詩

卷之三

漢書

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其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摯首至

仲字任音壬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中

○摯

至之行○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

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

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

鄭唯為婦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摯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為國也以

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也故言之

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

故頌稱大姒為父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

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

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姒蓋避大姜故

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

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

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

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

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連毛為說也○

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

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

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

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

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

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

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

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為天下大

號而言自彼為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

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總稱所行者仁義也

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

三詩

大任

信

大任仲

任也身重也云重謂懷孕也○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娠也下

同孕以證反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云小心翼翼恭慎貌

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

德亦由父母也大任至大國○正義曰大任既嫁

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

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速行此道思

得多福其得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

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身重○正義

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

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

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

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

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

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就載

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云天監觀善惡

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

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

妣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

字亦作配下皆同為于偽反謂涘音士妃音配

集為依就之義故以集為就也文王初載謂其幼小

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

三詩流

卷之六

五

也轉以相訓是合為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為隄郭璞曰謂水邊也○天監至大妣○正義曰於文王有厥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妣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後定於冥兆唐堯之後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為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為生大妣所述意異故言大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為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妣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為大妣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妣所言居河之渭唯言有微極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

意不得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嘉美也

云文王聞

大妣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倪馨也

云既使問名還則

卜之又知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倪牽遍反馨也徐

又下顯反說文云譬譽也韓詩作磬磬譬也

文定厥祥

言大妣之有文

德也祥善也

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

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配也

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迎魚敬反

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

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

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
 光輝云迎大妣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
 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
 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
音才早反輝音輝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
 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主上既言天為生配此言大昏
 之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妣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
 子女可求以為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
 加卜之又益知大妣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
 之馨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
 吉之禮言大妣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
 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
 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

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雅
 文定厥祥文一字為異餘同○文王至求昏○正
 義曰上既言大妣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
 妣矣大邦有子女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
 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
 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按士昏禮納采問名
 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遺納采即問名也○倪磬
 ○正義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
 云倪論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警淦即引此詩箋云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警淦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警
 淦物云磬作然也○既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
 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
 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定
 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
 次總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丘有
 子承上在渭之溪故為聞而美之既美其賢自然求
 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
 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

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
 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為女
 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
 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
 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禮**祥善
 ○正義曰釋詁文○**禮**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
 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
 幣為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
 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
 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
 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為
 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
 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
 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
 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
 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
 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
 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

其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
 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
 納是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妣之事皆文王
 身為王孫翰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
 王親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
 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為正法上於
 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
 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
 之以為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
 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
 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禮**
 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
 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妣之有德
 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
 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
 文王雖天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
 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

無備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妣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辨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禮**言受至光輝○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於迎大妣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云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舩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舩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舩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

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祭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禮**迎太妣至等制○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妣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中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倍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倍天子乎若倍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出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傳**纘繼也莘大妣國

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

○

云天為將命文

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

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

子管反莘所中反

長張丈反注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

篤厚右助變和也

○

云天降氣于大妣厚生聖子武

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

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右音祐字亦作祐注

○命

至大商。毛以為既言迎得大妣此又言其能與文
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
命此文王十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為生善美之匹
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

女子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其行仁義於

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為天降氣於大妣

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人商

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代之言其伐又

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

至德焉。○正義曰續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擊也婦人

所繫國姓而已妣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妣

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

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

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

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為

說也。○天為至之行。○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五

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
莘為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
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變和也○正
義曰為厚變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
右也轉而相調是右為助也○**傳**天降至三五○正
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
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
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
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
疆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
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
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
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
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日辰星五
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日辰星五
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
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何星在天駟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項之所建
也帝學受之我姬氏出日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
牽牛焉則我皇似大姜之姪伯陸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
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
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按其文云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
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
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
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
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
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
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
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
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
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

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
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
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
日巳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
女天龜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龜是劉歆所考之事也
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曰
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
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
牽牛皆水宿顯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才受之今周亦
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顯
頊是一助也又天龜一名女榜齊之分野大姜之祖
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
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
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
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
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
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

武王伐商自其時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
命武王伐商時日告出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
法年有歲而巳其推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
野維予侯與於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
於野言天下之望周也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
野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
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
貳心也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
克無有疑心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為天所佑
之事周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
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

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有敵人之意
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
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
也○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衆盛天命有歸天乃維
予其為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與
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
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
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
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不以已
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子人勸所以能克
也○鄭旅衆至望周○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本聚謂
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拒武丁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
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
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為用也矢陳
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子皆為我無作取予
之義上篇侯皆為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與之

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
○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坳野
古宰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為授予之義
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明為王而
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上
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為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
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為臣詩人稱
之為侯亦可矣○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無
敢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為衆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
所謂同心同德是也○臨視至疑心○正義曰臨
視釋詁文闕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
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
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入之勸
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
格於上天下地成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牧

毛詩流

卷之三

十三

及古

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

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

云言其戰地寬廣

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

洋音羊

丹反煌音皇駟音原駟音留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師

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

上將

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奉鷲之利反將子匠反

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



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

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率

妹

牧野至清明○毛以為上言將戰為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

然其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

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

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殷虛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

甲之強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眾以朝日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洋洋至下殷○正義

曰洋洋文連牧野連戰地之貌故宜為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為明也駟馬白腹曰駟釋畜文郭璞曰駟

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

故見此義擅弓亦言戎事乘驪明非戎事不然因
 武士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
 之意異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知不用格
 許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
 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許車之鮮明馬之強盛車固馬
 肥不慮不克則心不怨速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
 六年左傳樂鐵設晉國之勇云好以眾整又曰好以
 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
 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為左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
 而維師謀說大公受兵鈴之法云踐彌革審權矩
 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觀行汝兵
 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
 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預為
 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
 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
 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
 何則與其自敗寧我取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
 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
 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至
 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詐之謀不足以交
 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議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
 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
 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
 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幾也何休以為
 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
 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議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
 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
 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師太師至涼佐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
 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
 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

王於喬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會
 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故雖師
 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
 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釣屋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
 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
 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
 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佑也亮諒義
 同○佐武王為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
 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
 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肆疾至清
 明○正義曰釋言云寃肆也郭璞曰輕寃者好放肆
 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
 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言武王
 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
 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
 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
 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

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註訓未有以會為甲者久毛肯
 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
 卽上變伐大商協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卽
 上槽車四駟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帥率之武卽尚
 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言
 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
 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
 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
 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
 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
 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
 文協故
 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繇繇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

注者 縣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縣詩非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王業之本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為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例也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 興也縣縣不絕貌瓜

紹也瓞瓞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木也

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縣

縣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

邠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綿綿

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

興云于沮漆也瓜古華反瓞田節反瓞詩瓞小瓜也沮七余反漆音七瓞蒲劉反長張

丈反嚳苦壽反高辛氏帝也胄直又反邠他來反王于況反亦如字後王業同古公亶父陶

復陶穴未有家室傳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

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

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

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
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云古公據文王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

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也傳自古公處幽而下

為二章發

○直都但反父音甫本亦作甫陶音洮復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或殿

以名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宜



○正義曰縣

反壤而丈反鑿在洛反為二千偽反

縣然不絕者是瓜紹之賦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

乃帝嘗天子之冑封為諸侯後更遷於幽國世世漸

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

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

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為曾父

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眾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

穴復而居之○傳縣縣至漆水○正義曰縣縣微細

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賦酌其紹賦舍人曰賦

名酌小瓜也紹繼謂賦子漢中小瓜曰賦孫炎曰賦

小瓜子如酌其本予小紹先歲之瓜曰賦然則賦之

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賦此則其種別也

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賦

故謂之賦賦是酌之別名故云賦酌也此時在幽言

民間民者此民自幽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

之典故以周言之釋訓云古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

得為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

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

能詩疏

卷六之三

汲古閣

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

沮為二火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

存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

一名洛水漆沮為一蓋沮一名沮水孔連言之○傳

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酌故謂之猷。其實瓜之與猷，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者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而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稷為猷，自稷以下，祖緝以前，皆為猷，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卻迂，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是在郃在邠，皆縣縣，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郃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郃，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郃也。」

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尚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棄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按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也。猶尚往來郃國，未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為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正義曰以在豳為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實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異說或殷以實甫為名各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實甫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王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實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太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

而其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實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實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實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實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實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人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而太王實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唐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

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
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
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
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
而入戎狄也太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
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
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
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
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又無
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檀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
法不恆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
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
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太王得擇地
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
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
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
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於地也則

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擊地
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
物自生然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
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
土堅而壤濡九章辨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上壤
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
故以土言之穴者擊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
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
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
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
在幽之將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
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幽北至古公
將立十世公劉去於幽斯館則幽有宮館也略說稱
者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幽地有寢廟也而此
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
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幽未有下云作廟
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
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幽之時亦有宮室○

七月云人此室處即幽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戎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復者至章發○正義曰以此複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複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幽時也本其在幽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幽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幽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
夏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

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朝直遙反許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音智
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率循至宇居○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許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許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部自是人君之事鄭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周原沮

毛詩疏
卷之六之三
二十二
效古閣

漆之間也。臙臙美也。董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

云

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臙臙然肥美。其所

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

與幽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

卜之則又從矣。

○臙音武。韓詩同。董音謹。按廣雅云：董，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音徒。平

反。茶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云時是茲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

於此定民心也。

云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

周之原地，臙臙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董、茶、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

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幽人從已者謀之人

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從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

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連地之良而

云臙臙，故為美也。茶苦菜，釋草。文煥光曰：苦菜可食

也。內則曰：董，葷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

又云：葷，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晉語

嬖姬將讚中生，寘鴆於酒，寘董於肉，賈逵曰：董，烏頭

也。然則董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

董，董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董是烏頭也。契開

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董氏掌

共燂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燂，燂置于燂，在龜

東。楚燂，即契所出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

毛詩疏

卷之三 二十三

契

開耳○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
 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
 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
 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商人從已者謀也經云爰
 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
 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眾然則
 箋云始與商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
 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
 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干自
 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
 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
 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一從至於是○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
 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慰安爰於也○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

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

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

競出力也詢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許言

也○疆本亦作疆同居○廼慰至執事○正義曰上

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

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為之疆場乃分其地

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

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時耕至許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

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

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

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致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問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辨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業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謂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柤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

○處昌 慮反 其繩

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

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

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

為繩也 ○繩如字本或作乘按經作繩傳作乘箋云

音救廣光浪乃召至翼翼 ○正義曰民既得安止

反索桑濟反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

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使之

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其繩

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而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

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

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 ○司空

至之處 ○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
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
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
冢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而朝後
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部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
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
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言不至爲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
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
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
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
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
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
○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
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者上下相承而
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繩出於釋器釋器
云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
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抹之 陜陜慶之 薨薨築之

登登削屨馮馮 抹藁也陜與衆也度居也言百姓
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云

抹桴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

諸版中 ○抹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陜耳升反又如

韓詩云填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

亟疾也屨力注反又力朱反注同馮扶水反注同藁

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椽或作藁音同劉熙云盛

取土盛 **百堵皆興馨鼓弗勝** 皆俱也馨大鼓也長

一丈二尺或馨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云五版爲堵
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馨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

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鼙鼓鼓得

爭 ○堵丁古反馨音羔勝音升謂之

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鼙薄卑反 ○抹之至弗勝

實之於鼙謂之抹者衆多陔陔然既取得土送至

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

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

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

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馨擊鼓不能勝

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

也 ○鄭唯以度為投語異意同 ○抹藁至馮馮然

○止義曰說文云抹盛土於器也抹字從手謂以手

取土藁者盛土之器言抹藁者謂抹土於藁也取土

必多故陔陔為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也陔

陔藁藁皆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

築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

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

謂脯為鍛脩亦言其推打之 ○抹桴至板中 ○正

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桴引取也故以桴

為桴言桴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

藁藁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為居於藁義不強故云度

猶投也 ○桴大至樂功 ○正義曰冬官鞀人為鞀

鼓長桴有四尺八尺曰桴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

云大鼓也鼓是總名桴是鼓之別名今桴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桴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

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

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 ○五板至役事 ○止義

曰五板為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桴鼓不能止之使

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桴鼓為二鼓解有二鼓之

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鼙是大

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二鼓故桴鼓並言之此言

勸樂之甚故知桴鼓為二餘文則不然若鞀人為桴

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

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

小鼓也箋謂鼙為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

文而因設耳定

本云鼓役事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

將將 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 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

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臯音羔伉本又作亢

貌將七羊反注同 朝直遙反下同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冢大戎大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 云大社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廼立至敬行○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
郭門後遂爲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伉然而高大也
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
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社
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
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
臯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
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
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
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
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
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
門有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
文王之典以爲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爲大社致
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
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

國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為宮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仇者極之義故為高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釋**諸侯至庫雉○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誓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

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又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顛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釋**冢大至大社○正義曰冢大我大醜眾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繫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求見使佑也此文本解戎醜彼行之意言國家

毛詩疏 卷之六之三 二十九

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眾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為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為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射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大社至之肉○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之義未即名為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為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眾將所告而行以出大眾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秋傳曰蠶宜社之肉言此者蠶宜為祭社之名左傳

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師師有受命于廟受蠶於社成十三年左傳曰臧子受蠶於社不敬按地官掌蠶祭祀共蠶器之蠶注云蠶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然則器以蠶飾之故謂之蠶言受蠶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肆不殄厥者皆以蠶為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肆不殄厥言左傳所云蠶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肆故令也慍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

慍隕墜也兌成蹊也

肆

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械白楸

然不有征伐之意

○殄田典反慍紆問反贗韻謹履
柞子洛反後同棫音域後同王蒼

云棫即柞也字林干目反拔蒲具反又蒲葢反下同

竟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墜直類反蹊音兮標

音歷梭如誰反後同去羌呂反惡惡上

鳥路反下如字脫通外反本亦作兌

其喙矣傳駮突喙困也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

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

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

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駮徒對

音尺銳反使所吏反惶駮駮不至喙矣○正義曰以

怖上音皇下普故反駮太王立社有用眾之義故

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

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

前棄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棫之本拔然生柯葉矣

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竟然矣言無征伐之

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迤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

而介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

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迹雖殊而與國則一故連

而美之也○駮駮故至成蹊○正義曰駮故今墮墜

皆釋詁文說文云慍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

以慍為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竟成

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帥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

其眾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

野曠人稀雖有舊道常有葦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

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蹊與鄭同也帝

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
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
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抹不
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
名而言之櫟白椴釋木文郭璞曰椴小木也叢生有
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蒼說椴即柞也
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椴直理易破可為犢車
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椴或曰白栝此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
知椴上冢土為義大王立冢土有用衆之義用衆欲
以伐人故文王不絕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
既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
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上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
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
警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
師旅並言之○**傳**驗突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駢馬
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駢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

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為困則未詳○**傳**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之
國上文行道采薇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言混夷奔
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
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械之中而逃
亡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
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
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
入柞械以逃避之士衆主為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
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名得
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
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駢矣交相引
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
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
年也按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
歸則執訊獲醜非為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
此為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
恚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

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
 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
 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
 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與國其志一
 也大王以國小狄疆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
 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
 夷過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
 成周道與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作者伐避俱美此
 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
 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質厥

成文王蹶厥生

傳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傳

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

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芮如銳反 蹶俱衛反盍

胡臘反竟音景挈苦結反間音閑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奏予曰有禦侮

傳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云予我

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
 亦由有疏附先後奏奔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

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

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

禦音同侮凶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

設反衝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

昌谷反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

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

衆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

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

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

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

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太王之基

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質成

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

以質為成以成為平言由諸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

厥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

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蓋蓋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

宜為蓋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

文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為地道尊右故

也班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

其罕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為選

大夫為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

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虞芮至業

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

言太王於縣縣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

王動其生故知動被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

德而生業日益大謂大於太王之時也此直增動太

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縣縣者明大王於縣縣之中

而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縣縣

詩疏

卷之三

三十四

及右閣

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為疏附某為禦侮故君顧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奉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伐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一行縱彼

四人各為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我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毛詩九章章六句

披模文王能官人也

先施披模薪之煖之

之也。苞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

召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云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

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趣之。

毛以為芄芄然。枝葉茂盛者。是被械木之樸屬而叢

生也。我農人得祈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

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多

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

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

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

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為芄芄然。枝葉

茂盛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

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

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

之。言昔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

芄芄全蕃興。○止義曰。芄芄是械樸之狀。故為盛貌

樸才云。樸。樸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樸。以此故云

樸。樸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樸

在薪下。故知樸為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

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

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為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

國家昌大之意也。○白按。至燎之。○正義曰。言樸

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祭車之道。欲其樸屬。而

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

枝。迫近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為薪。故言

之事則此亦祭事也與大宗伯燹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燹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燹之者彼云禮祀實柴燹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燹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禮之言燹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臯燹燎而升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燹之也皇天上帝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相二年左傳皆有二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王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為兼及

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燹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祭觀禮云祭天燹柴祭地瘞注云燹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燹禮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王立稷離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則公祭禮始禘嘗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燹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帝大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

及古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祭義 三十一

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燠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燠燎箋義為長○**禮**趣趨○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為疾趨○**禮**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誌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燠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禮**半圭曰璋**禮**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 ○璋音章瓚在但反字或作贊

亂反奉璋戔戔髦士攸宜**禮**戔戔盛壯也髦俊也

六十卿士也奉璋之儀戔戔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本又作俄五**禮**濟濟至攸宜○毛以為文王能任賢歌反髦音毛**禮**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

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戔戔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

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士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璋亞裸之時容儀戔戔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禮**半圭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為祭矣鄭云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束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証○**禮**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駿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其此云奉璋義美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也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祭義 三十一

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祿獻則贊然則亞祿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祿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祿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祿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莫稱焉則此言祿事祭宗廟也箋而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祿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慈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巽巽**至髦後○正義曰以巽巽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巽巽祭也舍人曰巽巽奉璋之貌鄭以此璋為祭合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後釋言文○**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祿是**泚彼涇舟**烝徒楫之○**泚**見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行貌揖懼也云烝衆也泚泚然涇水神之舟順流

而行者乃衆徒舩人以楫懼之故也典衆臣之賢者

行若政令○泚匹世反沈孚計反涇音經烝之承反

擢郭注云揖撓頭索也所以縣懼謂之楫說文云楫舟也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懼又謂之楫懼而教反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云于往邁行及

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

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

千五百人○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

水之舟舩此舟舩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舩人以楫懼之故也以與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

毛詩疏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為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辨舟行貌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而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烝衆至政令○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辨辨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為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禡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

書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違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師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倬彼雲漢為章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

云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

○倬涉 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傳云周王文王也文

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
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傳周王年作人○正義

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
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
此雖稱王後言不妨連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
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
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

質也傳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
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

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傳○追對回反注同琢

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傳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傳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綱瓘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傳○瓘追琢至四方○毛以為上言文王之表

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
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
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
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
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
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
天下鄭以為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
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
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
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其餘同○

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明金亦可為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天官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為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王之名。彼注又引此詩交相為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其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上美質，故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上美質故。

易之。○我王至為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一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長網之口，故張之。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綱。救小過者，有理微細竊根源者。

和穆之章章四句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

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早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早麓六章章四句至

下祿焉。○正義曰：作早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而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

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
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
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
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
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
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公劉
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
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
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
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前且以
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
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
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
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
求得之以經有千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
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千祿
之事也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
事此言受祖而經先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
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先揚祖
業足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

也傳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

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傳榛則中反中

人反楛音戶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蒼
上黨人篋以為筥箱又屈以為釵也樂音洛下同被
皮為傳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傳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

殖故君子得以千祿樂易傳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

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傳豈弟本

鮮貌黃流拒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未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璆黃金所以流鬯也一

拒音巨黑黍也鬯救亮反以黑黍米糯鬱金草取汁

而奠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拒鬯勺上

灼反字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降

又戶江瑟彼至攸降○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

反注同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潔鮮者乃

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拒

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

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

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鬯

酒為異餘同○王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

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

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

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

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註

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

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拒鬯圭瓚其意以

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答問子思曰古之帝

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

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奚得為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九命作伯於西受幸瓚拒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

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

手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為東西太伯故以九

命言之也○瑟聲至此賜○正義曰以瑟為玉之

狀故云潔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

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主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主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主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太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語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

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寰謙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為西伯亦當從毛為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主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按禮緯舍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賜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舍文云六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組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倫理房內不潔賜以朱戶以明其別

猛勁疾跳義堅彌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
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
以弓矢使專征孝慈父母賜以鵝飛戾天魚躍于

淵傳言上下察也傳云鵝鳴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

而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

民喜得所傳鵝尺尸反傳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傳云遐

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傳飛

至作人傳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

上則鵝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

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傳鄭上

句別具傳言上下察傳正義曰中庸引此二

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

下得所使之明察也傳鵝鳴至得所傳正義曰蒼

頤解詰以為鵝即鳴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鵝

之類也說文云鵝驚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

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

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

鴛鴦在梁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

不作人是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

不必如木傳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言年豐畜頤也傳

故易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

牲故舉二者傳騂息管反字林傳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言祀所以得福也傳云介助景大也傳享許丈反

音界傳清酒至景福傳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

後同傳乃以神事有清潔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

毛詩疏

卷之三

三

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
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
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

子猶民之燎柞械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莫莫

孫依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藟力軌反字又作藟同施
以或反注同枚苦回反藟音

萬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節 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
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考此大王王季
也乃依緣也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

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
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

申以百福于祿焉○**葛也**至而起○正義曰序言
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為喻故知喻

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
先祖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
先祖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側皆反本作齋
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
齋莊也下同
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

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
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

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
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

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天知之賢亦生
管蔡而天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

遂致歌詠見其歡美之
深錄之以為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云京周地名也常思

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

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美記

反後同沈音眉行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

王之妃也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云徽美也

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徽音思齊至

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

此德為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為母也此大任

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

為京師于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姒所慕而

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教眾妾則能生

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

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為異餘

同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

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

媚是愛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

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末為天子而

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京師周

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

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其配大王之

禮也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也

毛詩疏

卷十六之三

及古訓

穀梁傳曰會於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妣至百子○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太妣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大妣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妣也又解大妣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妣一人有十子不如忌而進眾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妣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空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邾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邾霍平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其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邾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謚曰文王取太妣生伯

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邾叔武次聃叔鮮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文以正之

宗神也恫痛也**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

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

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咎禍○恫音通咎音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傳**刑法也寡妻適

妻也御迎也**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

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

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刑正也御毛

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惠于至邦家○毛以為文

歷反勗許玉反下同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

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群公以安寧

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

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禮法於

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為法迎治於天下

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

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已

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尊公言其諮訪

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

怨恚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

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

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

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為政教之本

以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

也○宗公至廟痛○止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痛

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類言神罔則宗公

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制廟釋言文王肅云文王

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

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

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悅文王

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

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

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

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

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

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人虞度於闕天而謀於

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劓政正

毛詩疏

卷之三

文王

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因皆云入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卯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逐故毛讀為送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寡妻至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已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已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已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為首尾之矣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已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

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因皆云入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卯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逐故毛讀為送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寡妻至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已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已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已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為首尾之矣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已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

兄弟之事大詩文時周公將東征諸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有御宜為治也。離離在宮肅肅在廟。離離和也肅肅敬也。云宮謂辟離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同離於容反。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離也有賢才之質而

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厭也非。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成。本件保安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成。射厭也非。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成。

毛詩流 卷之二十九 反

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

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

古雅反行下○離離至不暇○毛以為文王之德行孟反下皆同○離離然其能和順在於家室之宮其

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

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不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

總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離離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靡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

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

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靡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

自己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者有二亦其文如一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

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

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制說大學天子
 曰辟靡則辟靡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靡宮也又
 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為羣臣也
 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
 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
 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尚
 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
 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
 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
 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臨視至高
 大○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
 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
 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
 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
 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
 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
 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

質而多品或內敏而外鈍或貌儒志強故有賢才之
 質而不可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為其一人
 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
 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
 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
 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
 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
 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
 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
 故言使之如器者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
 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肆故至假大○
 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及害
 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厲假至之
 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假故云皆病也說文云
 厲疫疾也或作癘癘病也是厲假皆為病之義也定
 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癘字義不得通假已
 釋詁文以厲疫不取與肆戎疾不珍相配故知厲疫

亦是病人之事珍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一文
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
之也以文王在辟靡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
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疾之行
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
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
病害人者輒得入之

而待行禮乃變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言性與
天合也 **傳**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

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
者亦得人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弟音悌亦作悌諫爭爭鬪之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傳**造為也 **傳**云成人謂大

也 **傳**云成人謂大 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傳**云古之人謂

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 斃音亦厭

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 **傳**不

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又音刈 **傳**聞

至賦上○毛以為言文王之聖德自若如無假學習

不聞入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

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

故今出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

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

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人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為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式**用至求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

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實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傳**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式**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下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

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

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夫亦得人感言動人常吸器之各謂也○
若云萃斝而後以土者據天則不決則止不決者對之注而不始於萃斝在萃斝則不決也此篇不學言必附之學矣且此下學而後言其美也此篇人論其下而學則其美矣且其人亦曰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王**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

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天一本

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

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

集註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王**皇矣八章章十二

天下往況反下追王當王同**王**句至文王○正義

毛詩疏

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太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德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承上意故不次耳○天視至盛耳○正義曰世世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緝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太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

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太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武土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太王以下太王王季大賢至文王睿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曆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筭但與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此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為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皇大莫定

也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

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

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傳云二國

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

徂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

心密阮徂其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

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文反篇內皆

同其音恭下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

向行下孟反宅傳者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

也宅居也傳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

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

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音巨

若霍反又如字本又作郭眷本又作睽又作皇矣

券並音卷同假戶嫁反本文作暇澄子鳩反至與

宅○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

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

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

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

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

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

毛詩疏

卷之四

泃古

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眾國以天
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
惡與之謀為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
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
其并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
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
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為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
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
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
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
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其
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
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
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
之德維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為大也莫定釋詁文○**傳**
入矣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為美歎
辭監察天下眾國之中選明君以為天下之主主

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傳**二國至度
居○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
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
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高高
之美中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
惡則彼當為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為天子明
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
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為居也桀紂身為天子
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為
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
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
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
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文憎其
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
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
毛氏之意從之謀為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眾國之
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

毛詩

卷上之四

政告

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
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手或以流言
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
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
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
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后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
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后毛意必為夏後則
何所按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
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
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
二國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承上
章云以伐崇庸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
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
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
侵阮徂其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其四國違
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其也度
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大心四國又助之

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
與紂稱為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
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書
敘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
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
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
異文者猶彼有遺乘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
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為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
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
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
為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
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
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謂其用大位行大政以
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
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
者作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
者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已足惡故者不為惡

毛詩疏 卷之五 五

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問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言大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于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為說多方及此箋以為天須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暇紂以為文王須暇之者文武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即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亦在命云崇侯尋則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其灌其桷啓之辟之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檠其柘

才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桷榑也檉河柳也楛橫也檠山桑也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

虞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領反除也菑本又作菑○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神蔽者為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殫云因也因高填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樹音劉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檉勅丁反楛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懷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翳又作剔同檠鳥籠反斃婢世反本或作蔽必世反楛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楛栗橫去塊反又去軌反何音匿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監於懈反刊苦干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

毛詩疏

卷之六

駁

常路大也

○

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

意夫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

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應應對之應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

配嬖也

○

云天既

頤文王又為之生賢如謂大妣也其受命之道已堅

固也

○

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頤文王而與之居

多蕪其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蕪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濯木其為樹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柀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柀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頤之者以其世世習於

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頤而就之又為生賢女

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

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

四等而為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

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為殺木

屏去故先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啓

之辟之辟上更有材木須攘除剪剔故言攘之剔之

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串夷載路為異以天意徙

就周之明德是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

其慮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

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木立至山桑○正

義曰釋木云立死蓄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

蓄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

之木妨地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蓄也自斃者生木

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

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本又云濯木叢木李巡

曰木叢生曰濯木是濯叢生樹而濯河柳楮檟檟山

詩疏

卷之七

七

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桤樹似榲桲而痺小子如細栗
今江東呼為桤栗陸璣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
赤可為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
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
檟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令人以
為馬鞭及杖弘農其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檟桑柘屬
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檟桑次
之○**○**徙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為申申習夷
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
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申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
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
患夷則混夷也出申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
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
或作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
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
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
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戾

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
之訓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
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配胤○正義曰胤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嬪也某
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嬪也是為
妻之配夫意與鄭合○**○**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
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
者為生賢妃謂大姒也天為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
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帝省其山柞械斯拔**
松栢斯兌**兌**兌易直也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
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
而已○省昔井反按蒲貝反兌從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云作為也

七詩疏

卷上三百八

校行

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

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奉注大

伯皆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傳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傳云篤厚

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

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

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

且專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傳喪亡奄大也傳云王季

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

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荒然而林幹易直言天

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

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

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

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

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

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

之大位使其子文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

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以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

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

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者言其善於為

君福流後葉命太伯讓功備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

王義曰釋詁文○**圖**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妣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圖**作為至王起○正義曰作為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也○**圖**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伯之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云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是明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友也○**圖**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

非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其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圖**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後以為覆有天下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圖心能制義

詩經卷之四 波古

曰度猶靜也 **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

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務本作貊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或反 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云**王君也王

季稱王追王也 ○王如字徐子況反此必里反徧音遍 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 **經**緯天地曰文 **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

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 **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

也 ○祉音維此至孫子○毛以為既言于季明大

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為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

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人無有悔以為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為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次言其德音其政教清靜也為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德

詩經卷之四 波古

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
 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可以為人君長故次克
 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
 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國
 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
 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此文王其澤
 流及子孫故言帝祖以結之帝祖即此授以九德而
 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
 我泉耳○**傳**心能至貌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
 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
 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
 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
 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
 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
 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
 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
 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

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傳**德正至曰君○正
 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
 為德施行為首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
 而定無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
 善釋詁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
 無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
 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
 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慈和至曰比○
 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至曰比○
 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澤善
 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
 云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
 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為說此以王季
 此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傳**王君至追
 王○正義曰王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
 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
 王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傳**經緯天地
 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

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王季至爲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爲匹也

登于岸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

云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

遂往侵共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按徂旅以篤于周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

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

毛詩疏

卷之四

政古

之望

○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

本又作嚮許疏帝謂至天下○毛以為既言文王受

亮反下同疏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

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

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安貪求有密國之人

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既地遂復

往侵於其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

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擊齊

其師旅以上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

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

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

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

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

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天告語文王曰

汝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歆羨者

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

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

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教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

恭其職敢距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祖共

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

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

軍旅而出以却止祖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

卷之四

十四

疏

帝謂至天下○毛以為既言文王受

亮反下同疏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

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

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安貪求有密國之人

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既地遂復

往侵於其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

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擊齊

其師旅以上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

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

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

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

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

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天告語文王曰

汝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歆羨者

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

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

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教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

恭其職敢距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祖共

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

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

軍旅而出以却止祖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

毛詩疏

卷之四

十四

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

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

是古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

扈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

是古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

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則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子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為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國有至侵其○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其以阮其為周地為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

周地○也至不宜○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眾故以阮徂其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其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其則侵阮徂其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微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微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其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微兵也密須之君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步馬知非其微發皇甫謚云文王則太公吾用兵執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若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其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探幽意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微

詩
卷之四十五
及古

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而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代密須也下肅云無阮祖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祖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祖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祖旅祖有師旅明祖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祖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耳書傳亦無穢采薇稱穢稅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用謚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為衆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註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

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言祖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其蓋自其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其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祖旅之寇侵阮祖共此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祖共此曰祖旅又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頌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赫怒至之聲○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為密者以天下必皆嚮已舉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嚮周之聲於理為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切故不從遂也

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京大阜也

矢陳也
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

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
 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
 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
 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
 而有之而言 ○疆居良反注同券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 度其鮮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 小山別大

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 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
 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
 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

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後竟

徙都於豐 ○鮮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 依其至之王○毛以為

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使周人怒伐之意言密
 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旁其後自
 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
 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
 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
 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
 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
 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旁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
 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
 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共伐與
 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言怒
 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
 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為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
 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代得者阮國

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其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
京大阜矣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陸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

其當侵而陳故言矢備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阿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阿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剛所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阿○
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
度謀至於魯○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羨則隨宜而可今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

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
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寐程典皇肅謚云文
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
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
三百里耳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章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

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

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

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

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

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

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

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

詢音荀鉤

侯反按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帝謂至

說文作賴輻陣車也墉音容梯他今反崇墉

毛以為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

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

以是於顏色而加人不足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特

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

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

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

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
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
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
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
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
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能
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
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
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
旁國觀其為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
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不大至所
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
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
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
也○**○**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為音聲以作
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
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
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

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
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
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
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
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人道貴其識言知今此不
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
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
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號石父導王為非崇侯虎
伯紂為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為
難非其難也○**○**仇匹至壘城○正義曰仇匹釋註
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
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
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
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
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
城所以盛民也壘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壘亦
城也○**○**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文

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方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臨衝閑閑伐之倡紂為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

彼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

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

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云言言猶尊尊將壞貌訊言

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

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

而無復敢侮慢周者

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諫同馘古獲反字又作馘字林載

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

禡禡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

又五葛反臨衝弗弗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怨

四方以無拂弗弗彊盛也仇仇猶言言也肆疾也

忽滅也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

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危也言無復危矣文王者音弗

仇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仇肆音四拂符弗

反王違也刺七亦反危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音弗

臨衝至無拂○毛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

當讖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謂
 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
 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
 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
 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
 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代重許其事
 言文王臨車衝車弗弗然疆盛崇城仇仇然高大於
 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
 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
 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鄭唯以
 臨衝攻城言言仇仇為將壞之貌代為擊刺肆為犯
 突為異餘同○**闕**闕至其親○正義曰以闕闕是
 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為動搖言言是城之狀
 故為高左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
 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
 戰而得有訊讖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
 戒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讖讖獲釋詰文攸所
 釋言文王藻云聽鶴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

曰讖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大云
 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
 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
 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
 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
 說為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
 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
 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
 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
 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
 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
 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
 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
 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
 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
 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為之立後
 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

手言

祀釋其親賢更為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
言言至周者○正義曰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
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
攻賊故知言言仇皆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
孽是舉我之谷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
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為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
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則似其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
過其實此言訊讖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
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
耳傳不言類禍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
伐師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
國是口無侮故也○**傳**弗弗至忽滅○正義曰此弗
弗亦宜猶上開閉而云彊盛者以弗弗開閉文不相
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
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
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

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傳**伐謂
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嘯之下故伐
謂擊刺為伐也肆為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
秋傳為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
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
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
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而民樂其有靈德以發焉

附也天子行言者所以觀時象察氣之妖祥也

詩經

卷二十三

皇矣

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
 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
 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云定反稷子鳩反
 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
 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
 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
 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
 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
 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
 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
 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
 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
 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
 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
 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園沼皆

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鹿鹿獸也白鳥鳥也
 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
 而藏陰陽即寒温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温生寒死
 之蟲然則諸螿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
 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
 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圖主以養獸
 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
 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
 ○民者至滿故○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
 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
 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
 觀稷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
 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視祿掌
 十輝之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稷二曰象三曰
 鑑四曰監五曰闡六曰普七曰彌八曰敘九曰濟
 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輝謂日光
 氣也稷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闡日月食
 也普謂日月普普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

日上也玄謂鑑曰傍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
 日也隋虹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
 舉天之異氣視禋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
 取以為說十輝而惟言禋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
 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
 臺觀之獨引視禋之事者以視禋為官名則是仰
 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
 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
 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舍神務
 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擊度亦云茂崇作靈臺
 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
 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此略引之故
 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
 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
 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圜臺觀
 鳥獸魚鼈諸侯常有時臺而臺諸侯卑不得觀天
 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

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古行五十里朝行暮
 反也韓詩說辟離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壑之以水
 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離
 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
 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
 茅葺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
 臺之謂也謂之辟靈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
 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謂也神
 之精明稱靈故稱靈臺曰靈臺稱圓曰靈而稱沼曰
 靈沼蓋後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上
 之文之謂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
 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泮
 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離也詩頌
 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沈沈
 淵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離同義之證也
 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
 其如是也則辟離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固也

禮記

卷之五

漢書

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圃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
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
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
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
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
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
在郊則則周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
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
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為一故
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
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
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注宮亦
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預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
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吳止是
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
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
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
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摯篇云太

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
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
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序昭穆故
謂之太廟周之以水似壁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
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
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
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
水圍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顧子
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
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
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
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
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
必知告與處者亥淮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
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
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
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

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
 其中人鬼慢驕死生交錯因得截耳瘡瘻流而以
 于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
 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
 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
 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
 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
 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
 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
 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
 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
 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
 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
 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
 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棗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
 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

學國人祭之宗廟之中非百法所觀也王制曰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廡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廡
 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圓下取其思
 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
 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廡大
 制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
 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
 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
 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大
 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廡處其中
 今未知辟廡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廡則
 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
 之衆始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
 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
 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
 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
 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

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
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
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
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
為正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
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
明堂在商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
也古文稱明在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
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
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
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
者之堂也王欲行土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
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
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
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
夫而皆子思弟子夫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

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
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
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
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
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
篇稱太學明堂之末片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
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
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
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
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
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
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
也

也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象

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
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
以名焉 ○度待洛反下同應 **經**始至成之 ○正義
附之既徒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
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
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
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 **傳**神之至有成
○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
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就神中精者而名
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
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
言民心樂為之也 **傳**文王至以名焉 ○正義曰非
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
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
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

氣神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
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 左傳注云天子曰
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
臺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觀人為臺故言
實言觀也信十五年左傳云奈伯獲晉侯以歸乃舍
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
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
籍圃言為則是新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傳**云亟急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
事而來攻之 ○亟居 **王在靈囿應鹿攸伏** **傳**囿所以
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
於囿也應牝也 **傳**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

毛詩流

卷之七

卷之七

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圃音又徐干目反鹿音曼鹿牝牝頻刃反處昌慮反

疏圃所以至鹿牝。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

其中故云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圃則七十里有諸孟子云齊宣

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

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宜王自以為諸侯而

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宜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

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

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圃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圃

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圃沼則似因臺

為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

鹿牝麋牝麀是為鹿牝也

麀鹿濯濯白鳥鷺鷥濯濯娛遊也鷺鷥肥澤也

○濯直角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濯至肥澤反鷺尸角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詩疏

卷之七

詩疏

反字林云鳥白肥澤曰鷺下派反

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

遊戲亦由肥澤故

也二者互相足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沼言靈道行於沼也初滿也

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維縱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者曰柎業大版也縱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

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

也虛也柎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

節文于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

詩疏

卷之七

詩疏

卷之七

詩疏

卷之七

詩疏

卷之七

詩疏

卷之七

詩疏

卷之七

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
 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
 言感於中和之至 ○虞音巨縱徐七凶反又音衝衝
 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
 亦作叢鏞音容於音鳥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
 虞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壁注同植特職反拘
 句尹反 ○虞業至辟靡○毛以為文王既立靈臺而
 縣音玄 ○知民心歸附作沼圃而知鳥獸得所以為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
 故使人設植者之虞橫者之拘上加大版而捷業然
 又有崇牙其飾維縱然於此虞業之上懸賁之大鼓
 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
 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是王之靈
 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
 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釋器云本謂之虞孫炎曰
 虞拘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

名為虞然則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
 植立者為虞謂橫者為拘拘上加之大版為之飾
 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拘刻板捷業
 如錫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
 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縱橫然有響曰設業設虞
 崇牙樹羽此縱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縱即崇牙之
 說縱橫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最冬官鞀人云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一謂鼓鼓注亦云大
 鼓謂之鼓是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
 聲之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鏞也水鼓丘如壁者壁體
 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孔如壁然土之高
 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
 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
 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
 得同鄭也○○論之至之至○正義曰以倫理之字
 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拘虞植橫不言所用
 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鐘磬也以經有鐘鼓故特言之
 其鏞鏞亦有拘虞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

焉○復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扶又

反王業○下武六章皆言武王蓋有明智配先人之道

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

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太

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

其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

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太王王季雖脩德創

業為後世所繼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至不足使

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

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

復受為亞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云下猶後也哲知也

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

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哲張列反本又作

智下○武繼○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存後故云下猶後也

同○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存後故云下猶後也

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謝大王

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

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

王也○云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

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假音遐已○此三后

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註云登

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為王

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詩經

卷之三

卷之三

云作為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

其世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

疏

作為至大功。正義曰作為釋言

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

紂即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疏

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教令也

孚信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

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

曰民無信不立

疏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為如字

疏

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

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曰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

之則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傳

式法也

云王道尚信則天

下以為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其先人

也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具維則三后之所

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

天子也應當侯維也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

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

德積小以高大永言孝思昭哉嗣服云服事也明

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嗣服也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之所思者此專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一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為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為維也。○可愛至高。○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卦象辭卦與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服事至天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正義曰服事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

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昭茲來許繩其祖

武。許進繩戒武迹也。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

成之。○來王如字鄭音。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云祜

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祜音

昭茲至之祜。○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

詩經 卷之三 三

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茲此至成之○正義曰
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
行故美其終成之○○祐福至之言○正義曰祐福
所樂仰此是欲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
其得福之言也
有佐○遠夷來佐也○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
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
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受天至有佐○毛以
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祐福故四方諸侯
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
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承上章之文
故先言所受天之祐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
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為異
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

親近其臣與之同歸○○遠夷來佐○正義曰言不
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
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葵棗伯來朝魯
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
夷來佐之事不遠有佐為遠夷訓四方來賀為諸夏
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武王受福祿○正義
曰箋以不遠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
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其蒙其福其封
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
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
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
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福
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卷之六 下 武 六 章 章 四 句 文 王 有 聲 繼 伐 也 武 王 能 廣 文 王 之 聲 卒 其 伐 功 也

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四

文王有聲入

伐功。正義曰：經入章上四章言文王之聲，下四章言武王之聲。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為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小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伐紂。繼以繼代之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戎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主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

為不文，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為不盛，故不舉其謚。此文王之專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代紂以成其古，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貽訓後世，是武王之事。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專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此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

四

云：適，述也。駿，大也。

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太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盛。

盛○適尹楠反又音述峻音峻觀文王○文王烝哉○烝君

也○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韓詩云美也○烝反

文王○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

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太王王季

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太王王季成民之德

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

哉○適述至益盛正義曰適述釋言文駿大求

終觀多釋詰文孔子問居曰二代之王必先其令聞

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

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王

季也聲聞則表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適駿有聲其

安民成民則太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

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烝

君○正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曰釋詰文

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

以應天命○應應文王烝哉○文王

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

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

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

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

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

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

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築城伊洺作豐

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

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

毛詩

卷之六

文王

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

○成況城反又作泂韓詩云泂深池亟居力反下亟同或作陳王慾音欲本亦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鳩反行下孟反

后烝哉傳后君也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

以義謚築城至烝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興築豐邑之城維如

一成之減減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減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

子之制所以纔得代崇卽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追述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

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減成溝○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減溝是總

名故云減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減泂音同○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中傳減爲成溝之義故云

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爲減此減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泂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華其欲華亦急也文王既以受

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繁此豐邑之減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

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

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太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太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

未有王迹不得言太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述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

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堦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

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詳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

十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

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
 之城許云或疑焉別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
 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
 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
 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兩解之事也以匠人與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
 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
 以見二途之意也○**君**○正義曰釋詁云箋以
 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
 相比較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
 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
 總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太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

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

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詩云美也垣音袁

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

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

而居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

君文王維乃為之楨幹謂為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

誠得人君之道哉○**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

文○**君**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

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適迨來孝此承其

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

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

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子所同心而歸之

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為法故為之幹者正其

政教定其法度

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績業皇大也。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

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澗。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

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

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

鎬京在豐水之東。○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

言大者。並如字。皇王烝哉。云變王后言大王者。

武王之事又益大。○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

之得東流。注涓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

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

故為天下四方所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

之君而施化焉。此太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績業

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亦大之義。

故為大。○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

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

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維內之

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

績為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

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為之。禹治之也。汎濫

謂長汎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

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

鎬京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

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

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

毛詩疏

卷之五

洪濬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武王作邑於鎬京

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

武王烝哉

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正之武王成之

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

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

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武王烝哉

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

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

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

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

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

莫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本集註皆云功

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

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

敬也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邑詩充 卷之六 之三 及五

武王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

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

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苞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

遜傳直專武王丞哉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反下同

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水豐

至蒸哉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為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

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

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燕

安翼敬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釋詁文○詒猶至棄基○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

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

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

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

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發敬並言之

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為

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為

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

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

彼後證翼為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